考信錄

豐鎬考信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武王中

【補】周武有孟津之誓（左傳昭公四年）

一月戊午，師渡於孟津（書序見漢書律歷志）

淮南子云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武王操鉞秉旄而撝之云云余按

此亦風折楯雨洒兵之事而傳聞異詞者不可信故

不採

存參○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 漢書律歷志

備覽○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泰誓告於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絶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

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

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記周本紀）

齊梁以來所傳泰誓三篇語多淺陋先儒往往有疑之者吳氏云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蔡氏跋牧誓篇後云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

豈獨此爲全書乎顧氏云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讐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僞撰者邪吳氏蔡氏蓋已見及乎此特以註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僞耳

余按紂之無道尚書言之詳矣牧誓嚴而不怒直而

不綴聖人之言也微子意存規戒指陳無隱語曲而憂深情切而意悲忠臣義士之言也酒誥無逸立政等篇亦皆和平莊雅無可議者獨此泰誓三篇數紂之罪切齒腐心矜張夸大全無聖賢氣象聖人伐暴救民何至於此此豈惟武王必無此言三代以上從未有如是之言也至其語雖皆有所本而重複雜亂絕無章法即移上篇語於中篇移中篇語於下篇亦未見其不可然則何所見而必分爲三度言之乎先儒

之論當矣惟是篇中所采經傳之文舛謬累累先儒
尚多有未及者畧綴數則於左
天視自我民視二句本之孟子我武維揚五句本之
孟子而少改之民之所欲二句本之春秋傳紂有億
兆夷人四句本之春秋傳而少改之予克受六句本
之坊記原文皆稱泰誓云云雖於上下文義未甚融
恰然於理無大謬不必深論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囚語今見

於論語堯曰篇而不言其所引何書玩之殊與誓詞
不類且其文本相連兼與上下之意相屬今割而分
之以雖有周親係同心同德下百姓有過係自我民
聽下則於文義不屬况六句中删其中二句而但引
首尾亦非引書之體

孟子引書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今改其文云惟其克相上帝可也云寵綏四方則不

可寵也者尊之也貴之也天可以寵君師君師安能寵四方乎蔡傳以寵爲愛亦强爲之說耳又剛惟我在天下五字而云予曷敢有越厥志全失孟子之意而語氣亦不完且孟子引泰誓我武維揚天視自我民視皆稱其篇名而此但稱書曰亦恐非泰誓中語也

春秋傳萇宏對劉子云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則是泰誓

之文止後四句而同德度義乃萇宏之言同德云者
即下同心同德之謂也今采此四語而改之以入中
篇又采同德度義句入上篇而增同力度德於上如
此則同德乃孟子德齊之意而德猶不足恃又覩其
義何如不但與下同心同德之語不倫失萇宏之本
意而德之與義豈容有淺深輕重之別乎況此五句
果皆出於泰誓萇宏何得獨掠此一句以爲己言也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本春秋傳伍員諫吳王語而少

改之不但不如原文之善而此言乃覇主之臣施之於敵國者若王者則必無是言況可施之於共主乎

且伍員不稱書云則非尚書文明矣

時哉弗可失本春秋傳吳公子光語而少改之夫武王之伐紂以救民耳豈富天下哉使紂改過或紂死而嗣君賢武王之所深幸也今如此言則是武王幸紂無道惟恐過此以往後人改紀其政而不得滅之耳正與楚鬬伯比策隨之意畧同豈聖人之心乎

歷觀三篇無非掇拾前人之語而列用失當者十之八九小者乖於文義大者傷於名教使武王光明磊落之心忠厚和平之意不白於後世者皆此三篇之惑之也嗟夫王肅之徒偽撰此書不過欲紲鄭學而伸肅說耳而豈知其誣聖人而惑後世至於如是乎昔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而史記所采泰誓文無三篇中一語則三篇非孔壁中原書明矣乃後儒反以史記所載者爲偽豈親承其人者反得其偽而數

百餘年後絕、誠失傳之餘反得其眞乎余不解其爲
何理也故今三篇之文概不采至其年月之謬載紂
罪之附會說已見前商紂篇中及前篇初伐紂條下

備覽〇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周語）

存參〇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
昧爽而合矣（漢書律歷志）

呂氏春秋云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曰將之殷膠鬲
曰何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膠鬲行天雨日夜

不休武王疾行不輟果以甲子至殷郊余按武王伐殷諸侯會者八百燧燧所及紂豈容不知之而待膠鬲之候膠鬲商之賢臣而不見用至伐殷時非已死則去或廢耳安得尚爲紂所倚任若鬲懷祿不去坐視殷亡則亦不成爲膠鬲矣此皆後人妄撰以見武王之有信耳非實事也故不錄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

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

王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於爾躬有戮 書牧誓

吾讀泰誓而知武王之必斬紂頭懸諸大白必不封武庚於商也吾讀牧誓而知武王之必封武庚於商必不忍斬紂頭而懸諸大白也何者牧誓數紂之罪不過曰惟婦言是用而已惟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而已其暴虐百姓姦宄商邑雖紂主之而實大夫卿士之成之也玩其詞揆其意克商之後必將此暴虐姦宄者盡誅之以快人心至於紂卽俾死

亦不過廢而遷之使不得一有所為不得復用斯
虐姦宄之人如越勾踐之居吳王於甬東者而已若
惟不肯滅其社稷亦必不肯殘其身死於已死而尚
毀其屍乎而泰誓數紂之罪則曰淫酗肆虐曰罪浮
於桀曰殘害萬姓曰毒痡四海曰焚炙忠良刳剔孕
婦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甚至斥為獨夫名為
世讎念除惡之務本必殄殲之乃止玩其詞探其意
克商之後必生執紂而甘心焉然後始洩其忿至於

武庚不殺亦已幸矣亦必竄之流之其尚肯封之乎由是言之牧誓與封武庚之武王一武王泰誓與懸紂頭之武王又一武王也言牧誓之言者必不忍言泰誓之言言泰誓之言者必不能言牧誓之言也忍懸紂頭於六白者必不肯封武庚於商肯封武庚於商者必不忍懸紂頭於太白也然則此二篇必有一眞一僞此二事亦必有一是一非顯然而可見也猶之乎臣章不忍欺死父之必不欺生君胡廣不肯舍

一豬之必不舍身命也牧誓一篇出於伏生孔安國壁中而先行於兩漢泰誓三篇出於齊梁之際而晚行於隋唐武庚之封與詩鴟鴞東山合與書金縢大誥合紂頭之懸則經傳從未有一言及之者此果孰是孰非孰眞孰僞學者苟平心而察之不難辨也如牧誓果武王之言封武庚果武王之事則僞孔氏古文與易周書所紀不可信也明矣吾與作僞書者無怨顧傷古聖人之事見誣於後世故不忍於不言說

並見前孟津之誓及後條下

唐國史補云高定讀牧誓問其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余按武王與紂原非君臣但商紂世爲天子周乃一侯國耳故晉韓厥及司馬侯皆以周喻晉以紂喻楚孟子齊人伐燕章中亦嘗以周喻齊以紂喻燕皆若敵國然者至以賞于祖戮于社爲非順人語尤乖謬行軍必有賞罰豈無賞罰始爲順人

乎費誓云汝則有大刑汝則有常刑魯公之征徐亦不得謂之順人乎且此乃甘誓語何得用之以誡武王不知其父何以不能答作書者又何以載之爲美談也說並見前武王篇中及後條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詩大雅

補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孟子

備覽○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

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史記周本紀

存疑○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逸書武成

按武王之伐紂據孟子以民爲崩角稽首據史記以紂爲自燔于火而此文乃云咸劉商王紂若大行誅殺者語殊可疑盡武成一篇本多言過其實故孟子

止取二三策而謂血流漂杵之事無之况此篇乃安國得多十六篇者非若二十八篇以今文讀之者可比蝌蚪之文本不易識亦豈能保無文字之偶誤故漢儒稱爲殘缺不全絕無師說固未可盡執爲實也惟其出師月日可與他書互証有不容盡廢者故列之於存疑

附錄○閼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左傳昭公十五年

附論○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

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蘇氏云孔子蓋罪湯武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明矣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豈不兩全而以兵取之而殺之可乎由是世之論者皆以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爲非是余獨以爲不然聖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與賢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文王之不伐紂與武王之不
得不伐紂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
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蓋文王之
時諸侯漸服周化猶未大行而紂賢臣尚多其虐未
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賢臣已盡
而紂暴虐滋甚民困而無所告爲武王者安能晏然
聽其駢首而就死乎當商之末諸侯相吞併西方則
崇爲大東方則奄爲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則殷之

王畿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與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踐奄自西而東化以漸及先後之勢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適當其中耳不得遂以此爲聖人之優劣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夫禹與文王之樂未必卽無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則

武與文之優劣亦不在於伐商與不伐商王與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誅與不征誅也如以其迹斷之是以追蠡而論樂耳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皆以文武並稱從未有岐而二之者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無以異也且論語者後人之所記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論堯舜禹亦僅一見則聖言之遺者尚多今也據孔子之贊舜禹而遂疑孔子之罪湯武則孔子嘗

稱稷即可謂之罪契嘗稱周公即可謂之罪召公矣欲誣聖人亦何患於無辭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嘗斥湯武也則曲爲之說曰孔子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也然則孟子不必諱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蘓氏不復能曲爲說則直曰孟子之言不可爲訓而已孔子旣未嘗言孟子之言又不可爲訓則雖欲不入於楊墨不可得矣至所稱兩全之術尤爲紕繆何者武王之伐紂不過欲救民耳以民困

於水火而不能待紂之惡是以伐之非貪其地而滅之也若殷別立賢君武王又何必强之事已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亂而不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脫己之惡名此豈聖人正大光明之心也哉詳穢氏之計畫皆曹操司馬懿狐媚竊國者之所爲盡以利天下之心揣武王故欲進之以此而不自知其肝膽之楚越也一謂紂見殺於武王則亦承史記之謬耳武王豈有是事也哉張子厚云

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爲君當日命絶則爲獨夫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此爲
武王解似矣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漸者天命之絶豈
在一日況君臣之分猶天澤之不可更昨日竭忠貞
而奉之矣今日稱干戈而加之詎可乎且夫孟津之會
諸侯不期而至史記文耳武王未必不告之也縱果
諸侯自來要亦聞武王之伐商而會之耳武王早至
孟津則諸侯早會遲至則遲會如之何其可以一日

之間爲天命去留之界也蓋殷天命之去嘗在文王之世故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詩文王之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謂之至德若至孟津之會而後決則文王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謂之跋扈乎蓋凡論用事者皆爲史記所悮而以文王之為西伯專征伐爲紂之所賜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斷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來聖賢之君不作諸侯固以漸而叛矣周

介戎狄之間乃商政所不及及其寖昌寖大諸侯歸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嘗一日臣於商矣況武王乎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夫曰于百姓而不曰于萬方曰于商邑而不曰于下國則是紂之號令止行於其畿內之明證也故凡眞古書之文未有謂桀紂之令行於天下者惟僞書乃往往有之如湯誓及此篇皆馬鄭相傳之

眞古文尚書也則其文但曰率割夏邑姦宄于商邑而已而僞古文尚書之湯誥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矣泰誓則曰殘害于爾萬姓曰毒痡四海矣何者僞書撰於東晉以後彼固以漢晉之事例之也學者苟能分別觀之則不但古聖人之眞可識而古書之眞僞亦可見矣由是言之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而但爲名號正朔所存苟非大無道則聖人亦不忍輕黜之苟其大無道則聖人亦不

敢擅訛之文武豈有二道也哉是故論文武者但當問其實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與不伐商果君臣也則雖以曹操之不篡漢而罪與丕無殊果非君臣也則雖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與文不異惜乎世之論者皆不折衷於此信楊墨者則以湯武爲罪人尊聖人者亦但以天命爲解釋六經之晦聖人之受誣也久矣余既有見於此不忍不言然言之亦未必其有信之者也嗟夫自戰國至秦世道之一大升

降也殺人動數十萬民之死者十而七八亊滅先王
之法焚詩書廢禮樂而後已何以至於是也以自文
武以後八九百年無聖人為天子者以救之也然則
使湯不放桀武王不伐紂將不待後世而即爲戰國
可知也夫桀不待後世而即爲戰國則當孔孟未生
而堯舜之道久已泯沒孔孟且無所承以傳於後人
類幾何而不盡即不盡而幾何不爲禽獸也嗚乎後
世之人所以尚能生全而異於禽獸者湯武之功也

賴湯武之功以生而遂奮其筆以訾湯武以爲千古之罪人世之背本忘恩未有如是之甚者也且夫以湯武之放伐爲罪者黃老氏之言也黃老氏之言楊氏之言也後之儒者貾言楊墨而自以爲能闢異端然論聖人之事則皆祖述楊墨之贖言而不自知嗚乎吾不知其所闢者何異端也故今於湯武王之事特詳辨之說並見成湯王季文王伯夷篇中

史記周本紀云武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

車以輕劒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劒斬以元鉞縣其頭小白之旗余按聖人之伐暴以救民也非讎之而欲甘心焉者也桀雖虐湯放之而已使紂不死武王必不殺紂况於已死而戮其屍何爲也者春秋時滅國多矣於其君也遷之而已尚未有殺之者况商周之間風俗尤厚而武王聖人也安有已死而殘其屍者哉觀於武王之封武庚聖人之

心可以見矣必無縣紂頭於旗以示衆者若武王之讐紂如是則必盡殺其子者孫即不然亦必囚之放之烏有反封之者哉史記之言蓋本之逸周書劉向所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也此本戰國時人所撰其中舛謬甚多不可爲實史記誤采之耳惟賈誼新書謂紂死之後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爲彷彿於聖人之心然古者風俗淳厚厲王之暴周人流之於彘而遂已不甘心焉也烏有紂死而

商民殘其屍者哉故並不錄

本紀又云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武王立於社南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云云余按此亦采逸周書之文非其事實執劒牽牲自有有司職之非師傅大臣之事觀顧命之篇可見矣其祝文亦依傍牧誓之語以成文者故皆不錄又按周書之文多與史記異

同而皆不若史記之語完書疑史記所采者本書而

今周書則傳寫而致誤者也

武王下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論語堯曰篇）

按史記稱武王克商散財發粟所謂大賚盡卽指此故次之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同上）

朱子論語集註云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是以周親爲商之親戚也余按論語集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

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安國初未嘗以周親屬商以仁人屬周也蓋此本承上文大賚二句言周雖有親戚不啻善人故賚之耳上文之周既指武王何得此文之周反屬之紂上下作兩解乎至以爲武王所自言而謂商親之不如周抑又夸矣朱子此文本之僞書僞傳僞書僞傳乃晉以後攻康成者之所僞撰朱子乃不從眞安國之論語註而反引僞安國之尚書傳且云孔氏云云安國之誣將望何人爲白之

乎然安國之所釋亦尚未盡此本記武王事管蔡尚未甚閒王室何由詠之仁人兼天下之遺賢言之亦豈得專指微箕細玩此文乃聖人不私其親而惟求天下之賢才與共天祿正與上章成湯之言相表裏周親二句即所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也百姓二句即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故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讀此章可以見聖人貴德尊賢大公無我之心而約非劉氏不王特秦漢以後之事不足語

於唐虞三代聖帝哲王之度量也以周親爲商親失其旨矣百姓有過蔡氏書傳以爲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亦非是故今考而正之此文非泰誓詳說已見前篇中

備覽○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疑與氓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一作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史記周本紀）

尚書大傳云紂死武王召太公而問焉太公曰愛人
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召公曰有罪
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周公曰各安其
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武王於是乃封墓
表閭發粟散財云云呂氏春秋云武王命周公進殷
之遺老而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乃發鉅橋之粟云
云余按散財發粟表閭封墓諸大政皆武王未克商
時心所欲爲而不能者一旦克商自當即時舉行不

待訪之於人而太公召公皆聖賢之臣何容見不及此而但以殺戮導武王平此皆後人附會之言故並不錄

備覽○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大傳

追王之說凡三史記以為文王受命稱王而追尊古公公季皆為王文王稱王先儒固多駁之苟文王未

嘗稱王則二王亦非文王之所追尊明矣中庸以爲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而無文王然書金縢篇亦大王王季於武王之世已皆稱王則中庸所稱亦不然矣唯大傳以爲武王在牧野時三王同時追尊於理爲近與尚書文亦合故今從之說詳見前文王及後周公篇中

按本紀之散財發粟即論語大賚之與大傳之設奠追王即史記享祠之事故連類而次之

備覽○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史記周本紀

史記此文在散財發粟之前按散財發粟與釋囚表閭皆如救焚拯溺不可日夕緩者若封殷立監似當從容議之故移置於此監殷止管蔡二叔無霍叔說見周公相成王篇管蔡甚商條下

備覽○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同上

僞尚書中有武成篇乃綴輯經傳孟子戴記之語而

采漢書律歷志所引武成原文以冠之者雖無大謬
於理而亦毫無所發明且既爲誥體而通篇皆敘事
殊不相稱其文亦雜亂無章蔡傳疑之是也顧不肯
料其僞而但爲改定其文豈知改定更不免於雜亂
乎况既敘伐商之文於誥前則所謂誥者僅寥寥數
語而亦仍是敘事初無所白於諸侯者尙書寧有此
誥體邪故今不采其文而但載漢志所引之原文
備覽○猜河而西爲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乎散之

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 樂記

備覽○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樂記

附論○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

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左傳宣公十二年

余按春秋之時周室微弱楚地方千餘里僭王問鼎其目中固已無周矣且距武王僅四百年文獻俱存藉使武王有一二端未滿人意詩書所言之有虛美楚子必無不知必不代爲之諱乃其頌武王如是則是武王原無可議詩書所言皆實事也春秋時諸侯自桓文以降莫如楚莊賢者縣陳而復封之克鄭而

復舍之雖漢高光及宋祖唐宗能之乎是其才識蓋有大過人者是以士會稱其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蓋深賢之也乃其稱武王若於己有天淵之限雲泥之隔者雖自謙之詞然何至於是然則武王實大聖人非後世賢君所能及雖賢君莫不心折於武王未有敢致不滿於武王者也蓋當其時湯武之世未遠楊墨之說未起故知之眞而服之篤自戰國以後異端横行非堯舜薄湯武學者習聞其說而不

能辨其是非眞僞以故從風而靡不但劉知幾蘇子瞻之屬以爲可議以爲非聖即篤信好古之儒亦往往於武王有憾詞焉豈非邪說之易惑特識之難遇哉吾願世之學者以三代以上論武王者論武王而毋以戰國以後之論武王者論武王也

補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逸書 武成

存參○大寒在周二月 即夏正十二月 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

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古本正月中氣近世誤為雨水四月己丑朔甲辰望乙巳旁之漢書律歷志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論語堯曰篇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同上

論語之記此兩節何也所以紀武王之新政也聖人之征不道也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權量法度古聖人之所以定民志而正風俗者也權量不謹則巧偽日滋姦民得其利而良民受其害法度不審則姦

吏得以上下其手而民無所措手足虞舜所以同律度量衡也古之聖帝名臣皆有大功於世其子孫皆當世守其祀而不改當商之季賢聖之君不作諸侯惟以力爭强吞弱衆暴寡聖帝名臣之裔殄滅者蓋亦不少矣至於任官用人尤經世之大政官廢則民事無由理不得其人則雖有官而事不治反以病民者有之矣觀於伯夷之居北海太公之居東海天下之大老且猶如是則賢才之伏處於草茅者固不可

以枚舉但無由盡歸於周耳賢才不用百姓何由得安是以武王起而伐商以正之也使武王不伐商則聖帝名臣之祀遂聽其滅絕乎姦民亂俗姦吏害民遂聽其縱恣乎職廢而不舉賢才隱居而不任職遂聽其自然任斯民之重困乎吾知上帝之心必有所不忍而聖人敬事上帝之心亦必有所不安也故曰聖人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興滅繼絕即史記所稱封薊祝陳杞之事舉逸民即上文周親不如仁人

周頌求懿德肆時夏之意即成湯所云帝臣不蔽也後世學者習見漢晉以後之事遂以爲三代亦復如是而以利天下之心度古聖人甚至有以湯武之征誅爲得罪於名教者而豈知聖人光明正大之心不若是哉故今表而出之

備覽○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書序

按諸侯之封當在歸自商以後故次之於此

附論○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孟子

按此文似指克商後諸大致而言故次之於此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大雅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同上

武王宅鎬未知的在何時史記周本紀亦無之然此

似不可缺故因無思不服之文次之於此

本紀云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

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爲不寐王曰云云又

云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瞻洛伊毋遠

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余按此本逸周書之文其意淺而晦其詞煩而澁與尚書大不類且周公之宅洛以殷民之遷也是時不惟未遷兼亦未畔宅洛何所取焉將以爲朝會道里均也則又無一言及之蓋後世之人聞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爲武王之所命耳而商邑與阜相距千餘里亦非能望見者故不錄

綏萬邦屢豐年 詩周頌

存疑○周饑克殷而年豐左傳僖公十九年

按詩但謂克殷之後年豐耳非必謂克殷之前而饑也饑以興師聖人恐不如是甯子但欲贊文公以伐邢遂不覺其言之過當將使後世好戰而不恤民者以是藉口故列之於存疑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

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

日乃瘳　書金縢

按此事在書金縢篇乃因成王之迎周公而追記此非謂其必在洪範旅獒後也史記以爲十三年事故記之於訪範之後然余觀三代以上皆以踰年爲二年恐當在訪範之前一年故次之於此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書洪範

此篇據春秋傳以爲商書故稱十有三祀用商制也

今篇在周書中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同上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同上

備覽○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

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尚書大傳）箕子之訪據尚書大傳及史記皆當在克商後二年而劉歆三統歷獨據書洪範序以爲即在克商之歲因移克商事於武王之十三年余按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序云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見漢書今序與此小異）此但追叙箕子至周之由爲作洪範張本非謂作範必在克商年也奄之踐在成王之初武

之章稱武王之諡然詹作楚子皆蒙武王克商之文言之耆特頌其事之所始與傳文之先經以首事後經以終義者同不必其事定在此一時也劉歆不達其意遂以為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是猶史記闕里志見春秋傳論語于學禮之文載於昭公七年而遂以為孔子十七歲時事也亦繆之至矣雖大傳以為封朝鮮而後陳洪範史記以為陳洪範而後封朝鮮其說雖為小異然亦無大關於得失要之皆在克商

之後二年陳範在十三祀則克商固當在十一年也

嗟夫自漢書載劉歆之說以克商爲在十三年僞古

文經傳因之遂分書序四言爲兩年事蔡傳駁之又

并歸之於十三年而武王之事遂雜亂不可考一語

之誤解其所關豈小事哉故今載大傳之文以正三

統之誤使其源清而後其流可得而漸釐也說並詳

前卷中觀兵代殷兩條下彙而考之事理自曉然矣

○大抵僞古文經傳多本之劉歆王肅豈孔安國所

傳司馬遷趙岐鄭康成杜預諸家皆不之見而獨歆與肅二人見之乎借令歆與肅獨見之又何故不明言其出於書之某篇而竊之為己說以欺人乎然則其書出於歆肅之後明甚奈何世儒皆不之察也

存參○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 後漢書

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

禾黍乃作麥秀之詩曰（尚書大傳作微子事）麥秀漸漸（大傳作蘄蘄）兮禾黍油油（大傳作蠅蠅）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大傳作不我好）

余按此歌有怨君之心無傷舊之意其詞亦大不敬必後人所擬作非微箕所爲故不載

存疑○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左傳宣公十二年）

備覽○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樂記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論語八佾篇

呂氏春秋云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室乃命周公作

爲大武綱鑑大全因之於武王十四年書作樂曰大武余按楚子所引武樂三章中有於皇武王桓桓武王之語則斷非武王所自作矣故鄭孔及朱傳皆以爲武王崩後周公作此以象武王之功然則載戢干戈之頌亦未必即武王所作傳但本武王之克商而言之耳不但此也禹之夏湯之濩文王之南籥亦未必皆其人所自作但樂以象德季札所贊者其樂也即其人也故并附於其人之篇後遂皆以爲其人所

自作則誤矣

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史記周本紀

豐鎬考信錄卷之三終